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

康德五

二月一日印刷

廿 受行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俠義
小說
後集五

定價二

著 作 人

王 赫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

發 行 人

王 麟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興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興排印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武俠
小說

五女七貞

卷三

後

第七十九回 三機聚會清化鎮 張玉誤受五毒槍

詩曰 本性生來本要全 患失雙目不知天 起看白晝常如夜 臥到終朝總是眠

舉箸常從盤外夾 引針每向咀邊穿 相與賓客難施禮 不見形容祇聽言

話說三鬼 立刻叫家人套車 三鬼騎了馬直奔何家沿而來 何家沿離陸家堡不過二十一里地 不大工夫就來到了何家沿 進了村口過了木板橋 爲什麼何家沿這個村兒有木板橋 因爲村兒裏有七十二個養魚坑 四面兒共是四個木板橋 他們是由北面兒的木板橋進去 往西面拐不過有半里地 街北有一座廣梁大門 門口有一對上馬石 四棵龍爪槐 三鬼下了馬 趕車的把式 剛把馬接過來 正趕上本宅的漁戶出來 一見三鬼 作揖帶笑說道 三位少爺才來呀 陸保忠說才來 你們莊主爺在家嗎 漁戶說在家了 現在

少莊主商量治魚哩 你快請吧 陸保義說道 你在頭前帶路 進了兩層院

書房 何潤坐在當中跟他那四個兒子 何氏四龍 正在商量如何的作買

貞

三鬼由外面進來 過來趕緊給姑父行禮 何潤問道 你們哥兒三

一聽何潤如此說 心裏就不樂意 心說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和我們是至親 就應當早到 不單不去 人家二次來請

可是敢怒而不敢言 祇得說道 侄兒等 是秦了父親

我們那兒去助戰 何潤聞聽 搖頭說道 你們

的老頭子 就以打魚爲業了 你們下請帖來

1

第

三

集

兒們是苦命人 要去了恐怕累及你們 所以

是你不願意 我們到後面看看我姑媽去 何潤道

着可是有一樣兒 你表妹是去不了的 他還給我做壽

聽 簡直不像話 準知道這個老頭子 脾氣古怪 話是評

後頭看姑母去 何潤也不理他們 還商量治魚的事 三鬼無奈

來 這個姑母疼侄子 是特別另樣 一見他們來了 遂說道 啲

些日子沒來 三鬼給姑母磕頭 說道 這兩天家裏有事 所以沒給你

樂的阻全合不上 遂叫女兒九尾妖狐何翠香 過來見過三位表兄 這哥兒

表妹 我們是奉了父親之命 專專爲請你來 到陸家堡拔刀相助 現在不祇我

綠林道的幾好漢也朝夕盼着妹妹早到陸家堡 你要早去一天 陸家堡的大勢還可以存在

你要不去 我們陸家堡 可就要家敗人亡了 看官 大凡婦女都喜歡人家奉承 今天一聽

三鬼贊美他 滿面便堆下笑來 口中說道 祇要大舅叫我 我當時就帶了五毒槍去 三

鬼聞聽一齊作揖說道 妹妹 你這樣一來 就算救了我們全家性命了 陸氏說道 既是這

樣 你趕緊拾掇兵刃暗器 跟你表兄走吧 這一句話 尚未說完 老龍神何潤帶着四個

兒子喊着就進來了 說你們娘兒們商量什麼事 我都不管 就是不許叫翠香到陸家堡去

因爲人家陸家爺兒們是公伯王侯之命咱們是苦命人 跟人家高攀不起 陸氏往起一站

手指何潤說道 你這個老天殺的 淨不說好話 閨女是我養的 不能由着你 當時我就叫

他跟我侄子走 何潤大怒說道 雖然閨女是你養的 沒有我話也去不了 陸氏大怒說道

好你個老天殺的 同着我的侄子 說這些不知羞臊的話 我娘家這才求你一回 當初你沒

飯的時候 你逼着我找我哥哥去借錢 要不是我哥哥借了你一千銀子 你也配混的家成業就 你也不想你那些養魚坑 都是拿誰的錢掘的 今天我偏不依你 翠香你快去抬掇 跟你表兄走 誰要一攔 我就跟他拚了命 何潤一躲腳說道 丫頭你只要敢去 你就不用回來了 姑娘聽了 就有些不愿意去了 陸氏說道 你要自以爲不是我養的閨女 你就不用去了 你大舅看看可要家敗人亡 這是用着你了 你也會拿捏人 你不去也罷 我不能眼看着我哥哥敗家 我也不活了 一頭撞死 省得看着他們痛心 何潤將要說話 陸保仁陸保義 和何氏四龍 一擁就把住海老龍神擁進緊裏間屋去了 陸保忠說道 妹妹先跟我上車走 回頭叫保仁保義勸勸姑父也就完了 陸氏也說道 你走你的 我倒要看看這個老天殺的 今天把我怎樣 姑娘也知道 自己的父親有些怕母親 就放心收拾隨身應用的東西 帶好了五毒槍 如外還帶了四罐錫水 這種錫水 不止打到人身上爛 就是金銀銅鐵錫五金 用錫水一點就是一個窟窿 盛五毒水這個罐兒 是在九江定燒的 上好磁料 蓋兒作成了子母口 把蓋兒擰嚴 一點兒錫水也洒不了 連這五毒槍的管子 也是磁質所造 姑娘手使的這把綉絨刀是在外洋打造的 分量雖輕 可是真快 姑娘全都歸置齊畢 就跟了陸保忠出來 到外面上了車 陸保忠上了馬 趕車的搖鞭兒 車行甚速 陸保忠騎馬在後面緊緊的跟隨 不提他們哥兒倆奔陸家堡 再表何潤 一見他兩

了 喊道 你們姓陸的就能要了我們何家一家的性命 二車、

陸氏由外面進來對二鬼說道 你們閃開 我跟這個老天

吼兒 二鬼就出來了 到了外面一看 祇剩兩匹馬

少爺留下話兒了 啦你們二位隨後趕 二鬼

打到怎麼樣兒 他們撥馬就追下來了 追出不過
保忠先下馬 進了客廳 回明了他的父親 陸凱說道

把他迎進後宅 先休息休息 回頭我到後面去 我們爺兒
進後頭院 告訴了他的妻子 他就跑出來了 陸保忠之妻 立

陸蓮香陸愛香 就迎出來了 正赶上二鬼同着何翠香進頭道宅門

前來 何翠香見了眾位表嫂就要行禮 保忠之妻一把就把翠香拉住 說道 妹妹總沒上我

們這兒來了 嫂子真想你 你是酒脫人 何必講這種不要緊的俗禮 走走走跟嫂子到裏邊

兒去罷 說着拉了何翠香 直奔內宅去了 外面的車馬 自有人接刷端去喂 不提 單表

陸凱 忖度這時 內宅裏見完了禮了 他就到了後面 衆兒娘都站起來 何翠香過來給舅

舅磕頭 陸凱一見 眼淚就掉下來了 說道 姑娘 我心裏真覺得不好受 我們男子在外

面惹的事 辦不了 却請姑娘來受累 爲舅的心裏真是過意不去呀 說着以袖面拭淚 何

翠香說道 舅舅不要傷心 蒙你看的起我叫來幫助你辦些事 祇要我能行 必定盡力而爲

咱們這樣的親戚 自應盡力幫助 有什麼過意不去呢 陸凱心中暗喜 何翠香道 你多

怎和黃天霸他們廝殺 祇要你齊了隊 我立時隨後就來 把小兒天霸 羣狐羣狗黨 全用

五毒槍把他們打死 陸凱大喜 就叫保忠之妻 趕緊叫廚房預備上好的酒席給姑娘接風

保忠之妻答應 陸凱又對何翠香說道 吃完飯 你好好的養神 明天我知會前宅的弟兄們

咱們一齊奪桃河驛 殺了施不全 乘勢取淮安府 何翠香一一答應 陸凱轉身出來 到了

前院 就聽大廳裏一陣大亂 好像打起來似的 陸凱緊走了幾步 進了大廳一看 原來是

三鬼和翻江海鬼子明 他們口角相爭 原來陸凱一奔後宅去 三鬼便說他表妹的五毒槍如

何的利害 翻江海鬼于明 他本是心高氣傲的人 一聽三鬼贊美 一個小小的女子 他心裏大不願意 遂說道 得了得了 打住吧 你們還要吹到什麼地步 我看見了 不是那個剛來的小女子嗎 據于某想 好女不如劣男 三鬼本和他不對 今天一看答話的又是于明 遂說道 于寨主你這話就不對了 你說好女不如劣男 我請問你一句話 要按說我父親請來英雄也不在少處 黃天霸那邊兒不過有一個使寶刀的南蠻俠 我們這邊兒就屢次打敗南蠻俠的寶刀實在沒人敵的了 才請了我表妹來用五毒槍破他的寶刀 于寨主 不怕你過意啦 你有能耐怎麼不和南蠻俠戰一陣 爲什麼夾在大衆之中也跟着往回跑呢 得了 于寨主 不要看不起人了 這種現成的話人人都會說 趕到了動真的時候 就往後退了 于明道好好好 這話說的正冲他的肺管子 遂說道 你那個表妹還沒跟人家南蠻俠戰了 你準備他能取勝嗎 陸保忠說道 自然有把握 一定能把使寶刀的打死 于明道 勝與敗那還是明天的事 今天俺翻江海鬼就要作一件驚人的事 陸保忠道 你能作什麼驚人的事 可以能告訴我們嗎 于明喊道 你真氣死我 我今天要上桃河驛公館去救杜雲龍梁大成 這可算一件要緊的事吧 陸保忠說危險極了 依我說你不必去 那黃天霸手下的衆人那一個是好惹的 去了也是白送性命 翻江海鬼聞聽直跳起來說道 我要救不出杜梁二位寨主 這綠林道裏就算沒有我這一號 我落髮爲僧 從此再不問世事 陸保忠冷笑一聲說道 你如能把他二人救回陸家堡 我當時就給你磕頭拜你爲師 于明道 好吧 你淫等着磕頭拜師吧 說完站起來就要往外走 大衆都站將起來一攔他 就在這個時候 陸凱由外面進來 衝着于明笑道 于賢弟你不要生氣 看我管教管教這幾個畜生 說着趕過去就給陸保忠一個咀吧 陸保忠自從長這麼大 也沒挨過打 今天因爲于明挨了打 他父親這

一打他 可就火兒了 他就大罵于明 于明也不示弱 便也要還口 多虧徐萬載周萬魁恐怕鬧出事來 兩個人便把于明拉出大廳 來到西配房 先叫于明坐下 徐萬載說道 于大哥 你怎麼跟幾個孩子嘔氣 于明說道 你還說這個話 這不是爲了你們玉泉山的弟兄們 你們也不用勸 這本不算回事 完了就完了 可是我倒要問問你們哥兒倆個有胆量沒有 徐萬載眼珠兒一轉說道 胆量倒是有 不知于大哥有何事吩咐 于明道 那還有什麼事 你們哥兒倆要不怕死 今天夜裏跟我到公館去救杜雲龍和梁大成 你們算盡了交朋友之道 也給俺于明爭爭這口氣 二位可敢去嗎 徐萬載原是足智多謀之人 一聽于明這純是激將法 不去白裁 遂說道 于大哥大廳裏這些人 怎麼單是我二人把你勸出呢 我們正有所要求 可好你不用我們說 倒先說出來了 現在大廳上正亂着 咱們可以趁這亂勁兒走 不然回頭他們一過來人 就未必叫咱們去了 于明一挑大指說道 好義氣 那末咱這就走 徐萬載說道 我們得找兩口刀 于明一看 牆上掛有許多的刀 他也不是誰的 摘下兩口來 就遞給徐萬載 徐萬載接過來遞給周萬魁一把 自己把那口刀插在背後 三個人都收拾齊整 出了陸家堡 奔公館而來 來在桃河驛 鎮口雖有官兵把守 可是他們並不進鎮口 四處有的是民房 他們三個人 越民房而入 奔至公館 到了全佛盤古寺 越牆而入 也是恰巧 正赶上僧人打更 由房山那邊兒轉過來 于明衝他們一打暗令 子 徐萬載周萬魁在前邊兒一划 二僧人回頭一跑 不想于明在他們的身後 先殺了一個和尚 于明才持刀威嚇 僧人怕死 才說了實話 于明就叫僧人帶路直奔草料屋子 僧人說面前那間屋便是草料房 那個姓梁的和姓杜的都在那屋裏了 于明聽完手起刀落就把僧人斬殺 這時朱光祖正在屋裏靜坐養神 忽聽院裏嚷通一聲 他聽這個聲音有些不好 趕

緊睜眼往外細看 就見有一個人 來推門 這個門本沒有關着 一推就開了 于明斜身而入 朱光祖細看來人 是短衣襟小打扮 手持鋼刀 朱光祖看着並不認得 遂拉出刀來 高聲喝道 胆大惡賊 真敢夜入公館 休走 看我拿你 說着便挺身站起 于明一看屋裏有人 他趕緊撒身出來 朱光祖一個猛勁兒 他也跟着竄出來了 于明不容他站穩就是一刀 多虧朱爺是個大行家 早提防他這手兒 一看刀到 用刀背往外一磕 噹啷一聲 把刀磕出去 遞刀奔于明胸前扎來 于明一面閃躲 一面喊道 快走 他說這句話 以為朱光祖不懂 其實朱光祖都懂 他明白于明說的是夥計 亮刀進屋救那兩個人 他被子明戰住了 那能分身再去護持差事 可真急了 遂大聲喊道 馬號可有賊了 喊聲未止 就見由馬棚房上跳下兩個人 借星月光華一看 來的這兩個 人 一個好像韓湘子 一個好像藍采和 每人手使一對短練銅錘 高聲喊道 朱五叔休得着急 小侄兒賀仁傑到了 這個時候徐萬載剛把杜雲龍救出來 不過他脚下鐙子沒法弄開 這就雲龍九現的末一現 見頭不見尾 朱光祖說道 仁傑你快拿那兩賊 仁傑答應 回頭說道盟兄 快幫助我拿這一個賊 他們是玉泉山漏網的賊人 那人點頭 一抖銅錘將周萬魁攔住 賀仁傑跑過去一錘 就把徐萬載砸了一個筋斗 這一錘可是躺下了 因為他攙扶着杜雲龍 見仁傑的錘到 想躲已來不急 這一錘打上 往後倒退一步 才翻身栽倒 杜雲龍也就被他帶倒 徐萬載來一個鴿子翻身 打算要起來 賀仁傑那裏肯容 趕過去照定徐萬載迎面骨就是一錘 徐萬載哎喲一聲 復又摔倒 賀仁傑過去按住解他的絨繩 就把徐萬載捆了 回頭再看 周萬魁已被自己初拜的盟兄用錘纏倒 也按在地下那兒捆了 你道賀仁傑自太八起身後失踪 何以至今日才露 那個同行的少年又是何人 作書的

一枝筆 難寫兩下的事 因為大人進京 就先敘述天霸等江縣都拿謝虎 陸家堡劫大人等

的熱鬧節目 於少爺賀仁傑 就沒有工夫提起了 現在既在此處露面兒 就借這個工

夫先把他的來由 補敘一遍 自蘇州府送行 仁傑生心要跟黃老叔保大人進京 他也不和

他父親商量 便獨自一人 偷着追下大人來了 他祇知上北京是往西北行 他就一直奔西

北去 他這個道兒可就走錯了 上北京可是要往西北行 得多偏西少往北 就對了 他

一直向西北 焉能不錯呢 直走到天黑也沒見大人的影子 他心裏很納悶 也覺得很累了

便找了一個店住一宿 到了次日算還店賬的時候 腰裏所帶一兩多銀子將夠房錢 便都

給了他 心想今天怎麼也追上黃老叔了 出了店仍往西北便一直追將下來 可怪直追到正

午 還片沒有大人的踪影 精神也疲乏了 肚裏也覺得餓了 仁傑摸了摸腰間 還祇有兩

文錢 心思這可要糟 今天要追不上黃老叔 就得挨一天餓 無論如何也得追上他們 想

到這裏便鼓足了勇氣一直跑將下來 這一氣兒跑了有三十多里地 走在一個荒郊野外 口

中乾燥急欲尋點兒水喝 但是四顧無人向誰去討呢 一眼看見有個小河溝兒 到了這個時

候 那裏管什麼憐不憐 還是治渴要緊 遂走向前去 爬在河坡兒上 像飲馬似的咕嚕咕

嚕喝了好些 心裏覺得一陣涼爽 精神為之一振 想一氣兒再跑三十里 就許追上了 想

着便走上大道 一哈腰用夜行術的工夫跑將下來 跑出才一里多地 肚中咕魯咕魯直響

仁傑就知是五臟不饒了 但是今天任你饒 我偏不依你 遂把腰帶緊了一緊 仍舊一步

不停的往下跑 這時肚裏叫的更是利害 而且這兩腿 也不知是怎麼了 總互相的亂碰

忽然眼前一陣發黑幾乎摔倒 也便停住了脚步 氣喘吁吁的自言自語道 照這樣跑一會就

得累死 再不歇歇 連累帶餓 一脚摔倒 條小命兒就許見閻王 說着便來到一個樹林

子低下 把絹子掏出來鋪在地下擦了擦大褂兒 坐在絹子上 脊背靠着那棵樹喘息着又閉了二目 心想睡一覺兒也好 呆了一會喘息稍停 可是吐裏仍是一陣一陣的響 心裏就有些發慌 仁傑把手伸到衣袋裏摸着那兩文錢 心想買兩燒餅也可以充飢 現在就是沒有地方買去又沉了一會 實在慌的慌 起來掙扎着 便想找個鄉村兒 買點兒東西先解解饑 剛站起來 忽見老的來了一個人 還提了一個籃子 仁傑便暗自禱告 來個賣吃食的吧 禱告着 瞪着眼望着來人 等離着不遠 他那雙眼睛便直盯到籃子裏 見有藍布蓋着 却看不到布底下是什麼東西 仁傑便問道 你是賣什麼的 那人道賣燒餅餠子 仁傑說怎麼賣的 那個賣餠子的說 一個制錢一件 仁傑便掏出他那兩文錢說道 你拿倆個燒餅 那人看了看錢 便哈哈擦開布拿出兩個燒餅 來到仁傑近前 先接了錢 然後才把燒餅遞過 仁傑接了燒餅 兩個一齊送到咀邊 這一口就咬下一個月牙兒 那個賣東西的小販上下打量仁傑一眼 又看他吃東西的情形 似乎很詫異的樣 大概他的意思以為這樣穿戴的少爺 怎麼吃東西這樣獐虎 這時小少爺仁傑已三口五口的把燒餅吃完 擦了擦咀兒再看那個賣東西的已竟去遠了 說來也很奇怪 才不過吃了兩個燒餅肚裡居然就不響了 精神也增長了許多 這時天已不早 太陽看看就要西墜 仁傑哈腰把絹子拾起來掖在腰間 便一步一步的仍往前走 也不曉得怎麼的 這兩條腿 總好像登空似的 仁傑慢慢的走着 出來有一里來他 腳下覺得好些 再看太陽已竟落下去了 仁傑這時心裏也不知道怎麼是好 還是希望追 黃老叔 遂腳下按勁兒往前行走 又走出不到一里地 面前來到一個鎮店 鎮店口有一個石碑寫着興隆鎮 仁傑心中暗想 進鎮先找個店住下 來個酒足飯飽 安睡一宿 等明天再打麻煩 想着便進了鎮口 走了不幾步兒 就見西邊有座店

字號是興隆店 小少爺賀仁傑 邁步就進了店房 迎面就見有一個店小兒 見了自己 上下的打量好幾眼 才問道 你找誰 仁傑一聽這不像買賣話 遂說道 我找你 店小道 我不認得你 賀仁傑道 我也不認的你呀 店小兒說道 那麼你找我幹麼呢 仁傑道 你們這是幹麼的 那個店小兒 不耐煩說道 我們這是店房 賀仁傑道 是呀我既上這兒來 我就是住店的 你問我找誰 我知道找誰呀 店小兒搖搖頭說道 我們這裏不住沒有行李的弧行客 仁傑聽了冷笑了一聲 說道好大牌子的買賣 那末我們祇好住別的店去了 說着回身往外便走 一眼看見在櫃房門前站着一個人 看那人的意思 不是掌櫃的便是先生 小少爺的眼珠兒一轉 咀裏就說道 瞎了眼的東西 拿我當了孤行客 這才叫拿着活財 神往外推 我是孤行客 上上下下有四十多位孤客 我們大人是清官 作下人的也不能在外混帳 要不然照這樣說話兒大咀吧子早上去 咀裏念叨着便往外走 掌櫃的在櫃房門前 聽仁傑說的話裏有音 又看他面皮白皙五官端正 一把烏黑頭髮流了兩個小辮 荷花色蜜綢的大褂兒白紡綢的褲褂兒 白襪子 青緞子夫子履鞋 年紀在十五六歲 看那個樣子 像是個少爺 聽他說話 又好似一個得寵的小管家 作爲前站打店 後面一定有那位卸職大員的家眷 豈可把這大買賣堆出去 遂帶笑迎上來說道 二爺你別生氣我們這個夥計不會說話 再說他真是瞎了眼 把你當作孤行客了 其實你一進來我就看出你是一位二爺 爲前站打店來 是不是 你跟那位大人呀 仁傑一笑說道 看不出你的眼力真好 居然被你看到一點兒也不錯 告訴你 我是跟奉旨進京的蘇州府知府施大人的 我們大人先走的 我保着大人的家眷 有大太太有如夫人 姨太太小少爺小姐 連我們下人一共有四十多位 都在後頭了 我是一個跑上房的 我們太太很愛我叫我作前站 先下來打個乾

淨的大店 我看你們這個店不錯 就進來 不想你們那個夥計迎頭就問我找誰 我說是住店的 他告訴不住孤行客 世上有這樣的店嗎 我也知道你們的買賣大了 那裏看待我們這號小買賣 還讓我們到別處去住吧 說着往外便走 掌櫃連忙攔住 說道 二爺二爺 你這是怎麼啦 他瞎了眼 我並沒瞎呀 我這不是直向你陪罪嗎 你要看看氣不出的話 我叫他過來給你陪個不是 說着便要叫店夥計過來 仁傑笑着擺了擺手說道不必了 衝着你我們住下就是了 可是你們的上房 可開着了嗎 掌櫃的說道 開着了 三間北上房 你先跟我來看看 說着便拉着仁傑來到北上房門前 夥計把門開開 掌櫃把仁傑拉了進來 仁傑一看果然房屋乾淨寬闊 遂自言自語說道 東裏間兒 大太太少爺小姐 西裏間幾位姨太太 如外二管家一間護院的師傅們一間 老媽子們一間 丫環們一間跟班的們一間 如外還得給我預備一間 還得六間屋子 你們這店裏可還夠嗎 掌櫃略一沉吟 仁傑道 不夠了吧 掌櫃趕緊說道夠夠 就是不夠我也給你設法 勻勻 仁傑道 那麼你把我安排在那屋裏呢 掌櫃道 你跟我來 這間屋你一看准得痛快 說着便在頭前引路 把仁傑帶到西廂房 開了門 仁傑進來一看這屋裏很是乾淨 而且還非常亮 因為有個後窗戶 掌櫃道 你看這屋裏怎麼樣 仁傑點點頭 落了坐 仁傑說道 我覺得有些餓了 你把現成的點心 先給我來一點兒 回頭我們太太一來了 我就沒工夫吃了 掌櫃的說道 有有有跟着就叫夥計端過點兒蒸食來 叫廚房趕着作兩樣菜 店小兒答應去了 掌櫃滿面堆笑的問仁傑道 二爺你預算一下 太太們來了能用多少飯菜 我好早些預備 仁傑聽了想了想說道 得五桌一席 七桌下席 這不過是個大約數目 你可得多預備 怕臨時不夠了 掌櫃道 那當然得多預備 仁傑道 草料等物呢 掌櫃的道 那咱有存項 你放心 仁

傑點了點頭 這時店小兒把點心端來放在桌上 這時仁傑真餓 說了一聲不讓掌櫃的便吃起來 掌櫃站起來說道二爺你吃着 又吩咐店小好好的伺候 自己便出來 到櫃房 命人把廚子叫來 一會兒廚子來了 掌櫃告訴他要預備五桌上席八桌下席 廚子道 材料呢 掌櫃道趕緊買去呀 廚子道 這個菜是今天晚飯還是明天吃 掌櫃道今天吃 大師傅說道 那我一個人怎麼忙的了 掌櫃道 你不許上興盛把王師傅叫來嗎 廚子點頭 掌櫃便拿錢 叫他去買燕窩翅子魚肉等類 自己到各房裡 央告住店的客人 請客人往興盛那邊兒挪一挪 那邊兒跟我們是連號 那邊兒房飯錢 較這兒還賤些 你多受委屈看着我作下這號大買賣你不喜歡嗎 客人們聽了這番話 便挪了 就有軸子 說什麼他也不動 掌櫃費了半天咀皮子 才曉得出來六間下房 這時天已掌燈 小少爺仁傑已竟吃喝完了 叫掌櫃的 掌櫃跑來問二爺什麼事 仁傑道 我計算他們離這兒大約還有一二十里地 你看天已黑了 你可以派人打着你們本店的字號燈籠 去迎一下子 我現在覺得累了 要忍一小覺 你們不要來驚動 可是大人的家眷我們太太要來了 可得先對我 知道 仁傑說一句 掌櫃答應是 趕仁傑說完話 掌櫃道 就這樣辦吧 你歇着 我命他們迎去 說着他退了出來 仁傑道把門給帶好 掌櫃應是 就把門給帶上 才奔廚房而來 這時廚子 已把東西都買來了 興盛店的廚子也來了 掌櫃便吩咐叫他們趕緊去落桌 又叫店小兒 你可以帶幾個夥計打着燈籠迎去 店小兒說道 我看你這樣忙合 我也 不敢說話了 不說我心裏又驚的慌 我總看這小孩兒是個小滑頭 一句話還未說完 掌櫃便喝道 你還說了 不是你差一點兒沒把這號大買賣推出去 要不是我死說活說的人家住嗎 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說這個話 不必多說趕緊帶人迎去 你也不睜開眼看看 這位二爺

那點兒像騙子手。店小也不敢言語了。撇着咀，抖齊了夥計，打着燈籠，就迎施大人的家眷去了。這裏掌櫃的，跟着忙忙這個又忙忙那個，手不停閑的，直等到二更大，迎人的才回來。掌櫃的迎面問道：「到了嗎？」店小兒道：「到了什麼？」我說那個小子是滑頭，你偏不信。我帶人迎下有十好幾里地，也沒迎着，沒迎着還往下走，恰巧遇見咱們這裏巡檢老爺查鄉。一見我們，問我們幹麼去。我說是迎施大人的家眷。巡檢問是那個施大人。我說奉旨進京的施知府。人家說：「施知府沒有家眷呀。」我就說不對。人家那個前站打店的都住我們店裏了。巡檢說施大人沒有家眷千確萬確。你們快回去看看。大約是遇見騙子手了。我們聽了當時就跑回來，報告你。千萬可別叫那個小孩兒走了。掌櫃的沉吟道：「不能吧。人家這位二爺，還在這兒睡着呢。」店小道：「你看去。這時大概沒影兒了。」掌櫃開門也不答話，轉身奔仁傑住的這間屋而來。店小兒跟着來到門前，掌櫃推門推不動，說道：「你淨憐心爛肺人家，這不是插着門睡覺了嗎？」店小也不言語，伸手就把窗戶抓破了，往裏看黑暗暗的，看不見什麼。又定睛看了半天，總有床上沒有人。遂說道：「掌櫃的你看來。」掌櫃的爬在窗戶眼兒，細看。店小兒用力就把門端開了，使勁推還是推不動，使盡平生之力，才推開一個縫兒，將能鑽進一個人去。他便鑽將進去，掏出火鏈火石來，敲着了火，點上燈一看，那還有那個小孩兒的踪影。這門推不動的原因，是一張八仙桌，兩把太師椅把門頂了個挺結實。這時掌櫃的已進來了。一看屋裏這種情形，就怔在那裏。店小說道：「我說什麼？是個小騙子手，不是。一來我就看出來不是好東西。掌櫃的怔了半天才說了一句：『哎呀，好一位小爺爺，這一水暗我好幾十兩。』」店小兒道：「賠錢事小，得罪了這些客人才糟心哩。我這兩隻眼真見明月一般的亮，什麼人我看他不出來。」掌櫃心裡，本是又疼又恨，一聽店小說話這麼美。

第

三

集

可就把銀都移到店小兒身上來。當時就大嚷大鬧。店小兒以先還跟掌櫃分辦。後來把掌櫃氣的幾乎要動武。畢竟還是階級的關係。店小兒便軟化了。不提掌櫃的生氣。店小兒擰咀。再表小少爺賀仁傑。他本是恨那個店小兒說話太不中聽。才出了個壞主意。他本是要徵戒店小兒。沒想到倒害禍了掌櫃的幾十兩銀子。他吃喝完了。把掌櫃的技出去。口說睡覺。還叫掌櫃把門帶上。掌櫃走後。仁傑輕輕的把門插上。撲的聲把燈吹滅。又輕輕的把桌子搬起。把門頂上。又把椅子擱在桌子上。看了看挺結實了。他才才開後窗戶。跳出來。直奔西北大道。走下來了。他本是走了一天。到店裡不過略坐一會。這才又走。肚子雖然不餓了。可是這個睡魔又找上來了。他閉着兩眼兒深一脚淺一脚的往前走。走到二更天實在走不了啦。便竄進一個樹林子。倚着樹坐下。就睡着了。睡夢中覺得渾身透體生涼。打了一個寒噤。睜開眼再看。天已大亮。覺得渾身非常不好受。站起來活動活動身體。回頭看沒遺下什麼。便慢慢的順着大道往下走。一會兒太陽出來。照在他的身上。才覺得暖過來。便不像剛才那樣難過。遂把身體上的產土擦揩乾淨。慢慢的往前走。直走過午。又到了一個鎮店。鎮口石碑寫着清化鎮。仁傑進了鎮店。這時肚裏又覺得餓了。想找個店打尖。臨完還是溜之乎也。想到這裏便東瞧西望。祇見街東裏有座大店字號叫悅來客店。仁傑大模大樣的邁步就往裏走。迎頭店小兒就迎出來了。他滿想這個店小兒也賽昨天那個呢。自己就有法兒制他了。誰知這個店小兒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二爺你才來。裏邊請吧。你哪。北上房最好。你就住這屋吧。仁傑說道。我沒帶着行李捲兒。店小兒說道。你老這是什麼話。難道說你還蒙我嗎。我知道二爺你老好打哈哈。快往裏邊請吧。仁傑一看他恭維自己。有心走。又不好意思的。祇得跟了進來。店小兒便忙着打臉水泡茶。跟着就問二

爺你老吃什麼 仁傑想了想說道 你把應時可口的菜 給配四個菜 來兩壺酒 先喝着回頭再要吃的 店小兒答應去了 一會兒的工夫 就都給端來了 仁傑一吃非常的適口 店小兒在旁邊兒慇懃伺候 仁傑一壁吃 心裏一壁着急 心說人家伺候我這麼好 我怎麼好意思走 心裏越想越着急 說話之間 仁傑把飯吃完 忽然想起一個主意 遂把大褂脫下來 掛在牆角 對店小兒說道 我還有個朋友 說是在這兒見 不知怎的頂到這晚還不來 我先看々他去 大褂兒是放在這兒 店小兒一笑說道 你老這是什麼意思 嗚我明白了 你老打算用大褂作押賬吧 也別說你老才吃了這兩錢兒 就是你老住個十天八天的 要出去找人 我一攔你 我就算沒在外邊兒跑過腿 仁傑搖頭道 不是這麼回事 我是嫌熱 不願意穿大褂兒 店小兒說道 要那麼着你就隨便吧 仁傑便遛達出了店房 便往西鎮口出了西鎮口 北面兒有個小岔道兒 由小岔道兒信步而行 才過半里地 就到了大道 兩邊兒有大樹林 仁傑一看這個地方很好 這要來個弧行客 我借他個十兩八兩的 就夠店飯錢了 萬一要劫一匹牲口 我就好追我黃老叔了 萬一再有個大襖套 我追不上我黃老叔 也不愁到不了北京了 這就是小孩的貪心 正在想着 忽聽大道上來了許多客人 少爺一縱身就竄將出來 一搖手中的練子錘 趕一看叟的一聲 又縱回去了 你道他爲何又縱回去 原來由大道上 來了四十多買賣菜的 是每人一個挑兒 慢說劫不了多少錢 就是這些人都趁幾十兩銀子 少爺也不劫 一個小孩兒 一對短練銅錘 這四多名扁担隊 他是了不了 他一賭氣才又縱回去 等了一會兒 這次可來了孤行客兒了 仁傑心說這回可行了 想着往外一縱 一回身又回來了 可是孤行客 却是討飯的乞丐 仁傑心說 我真走背運了 多的是買賣菜的 少的是乞丐 今天我要劫不着錢 我也就不回